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六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誥

黄氏日抄卷六十一　　　宋　黄震　撰

讀文集三

歐陽文

詩

顔跖總說處提顔子云豈減跖所榮跖本無榮顔本不當與跖較榮辱而歐公云爾全用所字斡意蓋跖自以為榮者若說跖之榮則非矣初讀疑之三味乃見

黄牛峽詩不是黄牛滯客舟謂江惡舟遲常見此石在山也

憶山詩説三峽江如自天傾岸立兩崖鬭哭曼卿謂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疎

送惠勤詩敘東南宫居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求仁義

水谷夜行詩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見平旦氣象極工此詩説蘇子美詩雄梅聖俞詩清

班班林間鳩寄其夫人之詩也云易安由寡求此其為家之法

暮春詩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有太平氣象

牡丹圖有元化朴散之語然洛陽以此成俗而歐公初譜之亦助其瀾者也

憎蚊詩始以乾坤廣大之語終以麟鳳不見之語詠微物而先以大者言之文法也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語意清絶矣

寄題滄浪亭風高月白最宜夜極切末借鴟夷言之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飃兀

紅蕖淥浪摇醉眠𪚥得絕佳

菱溪大石一詩形容布置可觀文法

紫石屏歌文之奇者也廬山高詩文之豪者也橄欖詩言忠愛荅子華安無詩指陳治道之要者也橄欖詩曰餳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奉荅子華詩曰蠹弊革僥倖濫官絕貪昬牧羊而去狼未為不仁人

梅聖俞寄銀杏詩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又七卷李侯家鴨脚云鴨脚生江南自注云京師無鴨脚李駙馬自南方移植益銀杏名鴨脚中原所無也今江南有草名鴨脚而此果則自名銀杏

車螯一名車娥歐詩有泥居殼屋之語　蚓無心八卷　怪竹辯

贈沈博士遵歌言琴調醉翁吟也云我昔被謫居滁上

名雖為翁實少年前詩又云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

醉翁聊戲客

送吳生論改過甚暢

樂哉襄陽人送劉從廣先序襄陽之勝而勉以德化其

文騷以婉

洗兒歌為聖俞作簡而勁

夜聞風聲苦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

歲將寒云云　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此等善觀時

變感慨有味

白鸜鵒詩先將白兎說擺兩陣方合說又三節而終焉

文法最可觀乾蝦字字出清明前詩

又酬聖俞韻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形容晚年交游

之意最工　頭魚海魚之大而謫死者

歸田春夏詩有味殆田園雜興之祖歟

明妃曲推手為琵却手琶是琵琶兩字也

鬼車一首先序其聲之怪次述老婢撲燈之說以言其

所以為怪終之不足怪而呼婢炷燈焉且亂之曰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曲盡文章之妙矣

讀書一首始言讀書之樂中言仕宦不暇讀而終之以乃知讀書之樂無限前後照映文亦甚妙

鶡鴠者催明之鳥京師謂之夏雞

贈李士寧一首文宏放

感事四首闢學仙者之妄甚精切如曰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如曰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

昇天檜一首其說謂老子自此乘白鹿昇天如上虞劉

樊升仙木之類也歐詩曰惟能乘變化所以為神仙

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奈何此鹿起平

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偽莫究徒

相傳

齊州有舜泉○四字丹書萬仞崖四句見戲石唐山隱

者末章

古賦

蟬聲賦秋聲賦之脫灑病暑賦憎蒼蠅賦之布置皆當成誦山中之樂一首贈慧勤者摹寫變化亦一大奇

論

正統論費辭數千言不過進秦於三代秦果三代哉其說謂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周果誠心授有德者哉謂桀紂不廢夏商之說則始皇未可廢秦始皇豈亦承祖宗深仁厚澤數百年素定之天下如桀紂雖不肖亦不得不以其祖宗之故俾襲世次者哉且其

欲尊秦也則咎論者之私東晉私元魏然東晉豈不正於秦元魏豈不賢於秦而公切切然抑彼揚此者豈私秦哉秦何人而公私之哉豈難累萬言世豈有以公故而謂秦三代者哉

本論謂堯舜三代時禮義明佛不能入善矣復使當時其人已入其法不行則為確論今按佛生方當周之衰去中國極遠不相通至漢開西域而佛說久益盛至後漢以漸入中國者時勢則然非昔不能入而今

可入也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修其本以勝之善矣然人不為佛之徒屋不為佛之居徒有其虛文浮傳於世如異説妖術之類則可使人講明禮義此之信不彼之信是為勝之今按齊梁元魏以來自萬乘以下尊事之人民歸其陷誘石祖夷狄以攻吾中國之仁義山川為其吞併立寨中國以朘吾民生之膏血雖有禮義已無所施顧反日講而修之則佛無所施奚必火其書廬其居又果何見也且公之為此説特

譬之善醫者不攻其疾務養其氣耳獨不聞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乎客邪外毒深入心腹而不攻之去且立而視其死矣何氣之可養養氣之說特可施之攻疾已去之後疾已危劇氣僅一縷捨疾不攻而徒曰養氣亦何氣之可養乎甚矣攻佛法之害政昌黎之說盡之攻佛教之害人心晦菴之說盡之不能明言其所以害而徒疾聲大呼以泄其憤石徂徠之怪說盡之歐陽公所謂上續昌黎斯文之傳者正以闢

佛一事然本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説而適以消剛為柔如閉關息兵惟敵之縱而曰我修政事者爾嗚呼殆所謂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歟

朋黨論謂君子有真朋足以解萬世人主之疑為君難論謂用人聽言專決之失在於違衆足以指萬世人主之迷

易或問謂大衍筮占之一法繫辭非聖人之作穆姜道乾卦文言乃先夫子之生十五年筮占之法雖是而

言則非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乾用九坤用六皆謂以其所用者名爻

春秋論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弑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泰誓論謂十一年伐紂即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無文王稱王改元之說一惟取信於經

縱因論上下相賊字恐太甚要是三代後盛事若夫聖人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則至論也

神道碑墓誌

丞相文惠公陳堯佐神道碑　潮州戮鱷魚壽州活饑民自出米為倡而浙堤錢塘薪土易竹籠石滑州築陳公堤治開封一以誠諭少年無犯法者凡公外庸之畧如此為太常丞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七年不遷而十典大藩六為轉運使位極人臣壽八十二與伯仲堯叟咨

已貴而諫議公省華尚無恙天下以陳氏世家為榮

范文正公神道碑幼孤刻苦慨然有志於天下為諫官以爭廢郭后貶制西賊參大政碑中所著皆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王質神道碑盜殺其徒而自首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非法意

文簡公程琳治益州燈夕火起須戒人救止不以白有言軍謀變者笑曰吾自知之卒無事治開封數歲治

益精明為三司禁中有所取未嘗予為參政每宰相欲有所私輒衆折之西北宿重兵嘗任河北陜西之重威恵信著

王文正神道碑槩言其為賢宰相而徐述其寡言笑善處大事數項終以不求恩澤

晏元獻為相當元昊反請監罷軍無以陣圖授諸將此最革弊之大者

余靖居四諫官之一使敵得其要領破儂智高經制五

管十年移檄而交趾平

張谷贏而能久冀褒贈以榮其親

周太傅行三年喪歐公發越甚至

唐介之父之墓發明有子之榮

瀧岡阡表述其母記父之言謂祭而豐不如養之薄謂

治死獄嘗求其生

丁寶臣喪其凡三年

薛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以讓王嚴　析富人貲為三以

嫁其三女　治蜀尹京寛猛異施叅大政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歐公與王拱辰皆其壻也

王拱辰之父為頴州司法有朱氏殺盜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法意耶

蔡君謨之弟君山誌自無狀有一節深一節文法極可觀誌黄夢升文法亦類之

誌薛簡肅之子質夫死而無後論自古賢人君子未必

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為善者可以不懈為蔺肅公者可以無憾發明精切

誌尹師魯天下未必盡知其材其言哀痛

歐陽戴誅浮圖誘民投水者○杜杞平蠻殺降○公於程文簡既為神道碑又誌其墓

杜祁公墓誌公越人葬應天府三代皆顯官家故饒財然愚按邵氏聞見録謂其貧依濟陰宰益初年流落

事也

尹源師魯之兄

梅讓者詢之兄堯臣字聖俞之父

蘇舜欽字子美祁公之壻以祠神會廢居滄浪今蘇州

韓園也○鎖聽事載其誌云鎖其聽去舉進士

王堯臣體量西事薦用韓范安撫涇原言將不中御權

三司使去蠧弊積錢數千萬為樞密副使裁損濫恩

吴育治開封京師肅清元昊反獨言其不足責

李端懿大長公主之子每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況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耶

許元長於治財先是錢不足償賈人入粟塞下者少公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歲漕不給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廪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而為司十三年餘粟百萬不獻羨餘

孫甫字之翰在諫院多直言雖為杜祁公所薦尹洙所
善言之不避
梅聖俞窮而工詩
江鄰幾亦長於詩
薛長孺良孺墓誌皆簡肅公奎之猶子
徂徠先生墓誌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作慶歷詩褒貶
大臣太學之興自先生始
樞副胡宿墓誌興湖學築塘封還揚懷敏詞頭清儉謹

重發不可回而其要歸於忠厚少嘗善一浮圖謂有

秘術能化瓦石為黄金公曰非吾欲也

蔡君謨誌諱襄四諫官之一救唐介知泉福有惠政興

學校經術定表制禁蠱毒教醫藥治京談笑無留事

治財纖悉皆可法不書温成皇后碑

劉敞仲原誌　知制誥封還石全彬詞頭奉使知敵山

川諫仁宗受尊號治揚鄆永興皆有惠政博學無不

通一揮九制

三十七卷皆宗室墓誌無一壽者

狀

蔡齊行狀倅濰州有刻稅印者緩其獄丁謂欲邀致相

拒不受不為太后記景德寺知密州除公稅弛鹽禁

沮惕太妃垂簾辨荆王獄勸納叛蠻不聽後為亂契

丹兵屯幽州公料其必不動狀之終曰按兵部尚書

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然則行狀為謚議

設也不著三代姓氏

許逖行狀諭邊事趙普稱之知興元修蕭何山河堰諭
京湖蠻知揚州笞子弟不法者曰此非吏法乃代汝
父凡教也

記

泗州先春亭記先敘其修堤次餞勞之亭次通漕之亭
然後歸先春亭而證以單子過陳見其川澤不陂梁
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之說謂皆三代為政之法
而張侯之善為政也

夷陵縣至喜堂先敘其儉陋次敘朱侯能變其俗次自
敘得善地而忘其憂
峽州至喜亭記敘岷江之險舟人至此而喜
御書閣記為登真宮作也善回護而不主佛老之說
畫舫齋記始言為燕居而作次反言舟之履險而終歸
舟行之樂三節照應
王彦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展轉不
窮

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皆禮之畧者今於其畧者又不備焉

吉州學記思見道化之成

豐樂亭記叙滁於五代被兵而今無事以歸德於上

醉翁亭記以文為戲者也

滁州菱溪石記僞吴時貴將劉金園石六公取其二尚存者置郡治因以劉氏興衰為戒使後來者不復取而去

海陵許氏南園記許子春以發運使治七十六州之材治數畝地以為園不足施其智亦不足書而紀其三世孝悌之迹庶幾園有連理駢枝之木不争巢不擇子而哺之禽鳥焉

真州東園記為發運使施正君許子春判官馬仲塗三人相得而作記園池之勝皆疇昔榛莽

浮槎山記取陸羽茶經善論水以山水為上江次之井為下浮槎乃山水之亂泉漫流者張又新載劉伯芻

李李卿列水次第不次浮槎而次龍池為非

有美堂記天下之兼得其至美與其樂者惟錢塘而錢

塘之兼美惟有美堂盡得之

相州晝錦堂記載韓公大節出晝錦之榮之外

仁宗御飛白記因子履得御賜而及朝廷一時之盛

峴山亭記記羊叔子遺風

序

章望之字表民序列一鄉一國以至天下萬世之望

祕演詩集序惟儼文集序二僧皆石曼卿故交因曼卿
而序之

詩譜後序載慶歷四年始得詩譜於絳州而補正之謂
先儒之論非悖理害經悖理害經者不必相詆呰盡其說
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

集古録目序論犀象珠玉皆難得之物而好之者無不
至古刻字書非難得而不至者好之不力也自序好
之專一終不以彼易此

蘇氏文集序爲子美作傷其不遇

鄭荀改名序論諸子獨荀卿好聖人學荀卿而又進焉

則孰能禦

韻總五篇僧鑒聿所類序其用心之専

送楊寘序言學琴於孫道滋其樂可以忘疾

送曾鞏試黜而歸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堅

其守

田晝之祖爲將平蜀江南有功天下既定而晝以白衣

試有司因與之登夷陵慨然覽王師嚮所用武之山川

謝氏詩序謝景山母好學通經女弟希孟能詩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三代王道備士生其間故多賢後世士有賢者尤可貴於三代之士

送王陶序君子之用剛畜力視時而又深戒於其初

孫子後序注孫子者三家曹公杜牧陳皥而梅聖俞復為之注

梅氏詩集謂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惜聖俞幸生盛世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

宋秘丞宣獻公之子不以門地驕人學問好古常若不足

送徐無黨死而不朽者惟修於身其次施於事勤一世盡心於文字間者可悲也

廖倚謂無黿書出洛之事

外制集序仁宗用韓富范鋭意太平公知制誥

禮部唱和序從王著考貢士六千五百絶不通人者五十日因相為歌詩以宣其底滯

内制集序論青詞齋文用釋老之説祈禳祕祝近里巷之事而制誥拘於四六果可謂之文章歟

帝王世次圖闢太史公本紀之失凡帝王事可法於後世者孔子叅論著之矣久遠難明不知不害為君子者不道也

思頴序歸田録序皆誌求閒之意但歸田序有不能依

阿取容一語雖反說以譏世理恐未安

六一居士傳記藏書一萬卷集録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與巳為六一以軒裳珪組為累而以老於五物之間為適

書

通進司上書言治西賊三事其一曰通漕運乞浚治汴渠求裴耀卿所開陸運十八里泝河而入渭以通水運又自武昌漢陽襄郢沿漢十一二州漕物頓之南

陽為輕車置十五六鋪以入關以通陸運其二曰盡地利乞驅游手及鄉兵以耕閒田其三曰權商賈謂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今國家反妬大商之分其利欲專而反損

準詔言事上書謂非無兵無將無財無禦戎之策無可任之臣而患不謹號令不明賞罰不責功實

答陝西安撫范龍圖辭辟命謂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不易

答李詡書言性非學者所急且釋中庸率性謂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亦異乎諸儒之為訓矣

上杜中丞論舉石介為主簿尋被罷而不爭議論婉切極可觀

與曾鞏論氏族謂考於史記皆不合

策問

周禮六官之屬五萬餘人如其不耕而賦何以給之

疑中庸誠明之説恐未安又疑大傳生卦之説

周禮詢事讀法一歲凡幾疑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

其居

祭文

祈晴雨祭文

外集

詩

多與尹師魯梅聖俞作云師魯天下才又詩云聖俞翹

楚才嘗荅聖俞詩云文會忝余盟詩壇推子將公以

文自任謂詩不及聖俞也

捕蝗詩言蝗當早捕或以踐苗為戒而不捕者非

落頭鮮均州俗好腐魚落頭鮮見第六卷送黄通之詩

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見第七卷凡八句

致仕後詩尤灑落見第七卷

賦

螟蛉賦謂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皁隷是螟

蛉之不若也此為感慨餘不及此
州名急就章以州名叶韻自一字至二十四字惟高富
瀧當四州偶遺

論

時論三篇原弊言農兵儲言屯耕塞垣言邊界
石鷁論謂左氏以石隕為星鷁退為風公羊言視石數
鷁而次其言穀梁言微物而謹紀其數皆非也
三年無改問謂蹈道則未愚按夫子之言甚明無可辨

者今以其喪服言恐非本旨

易或問謂繫辭非聖人之言

詩解自是一家

墓誌銘

祁公碑銘云負材與畜德者所享不同

楊公誌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

先君墓表母述其言謂祭必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御酒食又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為吏

夜燭治官書曰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

記

樊侯廟災記盜有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雨雹人咸駭謂神怒公謂侯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風霆雨雹天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豈適會民之自災也邪愚謂公正論也不必更設疑辭耳

東齋記為河南主簿張應之作也謂閒居平心以養思慮故曰齋每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愚謂此公自得之趣託之以發者也

偃虹堤記洞庭天下之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

則滕侯之患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已往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

大明水記陸羽茶經論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有二十種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

羽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三琴記吾家三琴其一金暉一石暉一玉暉金暉聲暢而遠石暉清實而緩玉暉和而有餘然惟石暉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老人之所宜也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已有之不必棄

序

送方希則序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昔公孫鸎

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㝠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耶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爾

送陳經秀才序

隋煬帝初營宫洛陽望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耶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鑱山兩麓浸流中可

以登高觀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然洛陽多達官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儐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遨遊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閒者能之

送楊子聰序河南大府也參軍欲進自達不可得其間能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

頎然而出矣

送廖倚序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猶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

送梅聖俞序至寳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

有輝然而特見者矣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

刪正黄庭經序無仙子自號無仙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顔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益命有短長禀

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世人執奇怪詭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傳易圖序謂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説且謂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孔子之古經亡矣愚謂此公一人之言爾

月石硯屏歌序張景山虢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石

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為

傳

桑懌傳懌開封雍邱人舉進士再不中耕汝潁間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召少年戒盜不可為少年皆諾有老父死未斂盜脫其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知覺明日縛之詰共盜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盜獨格殺數人又聞襄城有盜

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城轉運司奏其事授郟城尉得惡盜王伯明道景祐之交有惡盜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召懌至京使名捕懌變為盜服入一娼家饋之如盜娼以為真盜稍就語及羣盜曰彼聞桑懌來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今皆還某在某處懌盡鉤得之部分軍士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還授閤門祗侯讓

不受予謂曰讓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譏懌歎曰譏何
累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已卒讓之

書

上范司諫書謂天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然臺
諫失職取譏百世所繫尤重司諫之赴召人已期其
必為諫官為諫官矣乃久不言士平居患不得言得
言矣乃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鋪敘有法與昌黎諫
臣論相表裏

與張秀才書謂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賫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子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又書云生於孔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

甚易知而近者益切於事實而已
與石推官攻其書法之恠
與高司諫書攻其不救范希文也云希文平生剛正今以言事觸宰相足下不能為辨其非辜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乃反昂然自得毀其賢以為當黜夫力所不能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

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官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昨日安石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猶以希文為不賢而當逐則予所言乃是朋邪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

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此書既上高若訥果以聞於朝而公貶夷陵令

與尹師魯書公貶後作也云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閒老婢亦相驚慎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無修此語則處之

之心又可知矣○爭氣與謝景山書荀子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

答孫正之書三十年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聖人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博其經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縣有古碑圖經以為儒翟先生碑其題額乃云喜儒學先生碑學字疑非翟字莫有識者說文亦不載

與陳員外書言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

止達姓名寓書於簡止為問好官府公事上而下者
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等相往來曰移曰牒非
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以私自達其長候問請謝曰
牋記書啓唐世稍增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因為狀五
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　肩從齒

序

答宋咸書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

答陳知明書士之相知不必接其迹也

閩王審甫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

祝文

祈雨旱非人力之能為雨者神龍之所作

譜

歐陽譜圖序少康封庶子守禹祀是為越至句踐五世孫無彊為楚所滅楚封其子蹄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為氏其後居千乘者所謂歐陽生居渤海者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堅石名建

趙王倫之亂見殺其族南奔長沙至歐陽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琮八世生萬又為吉州安福令而歐陽公之祖始居沙溪沙溪分屬永豐公初孤母攜居隨州老居潁州惟葬母嘗一歸吉州時年四十七

硯譜端石出端溪本以子石為上俗訛以紫石為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歙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有鋒鋩者尤佳大抵多發墨端又以北嵒為上龍尾又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相州古瓦朽

腐不可用今人澄泥作瓦埋土中久乃用爲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

記跋

洛陽牡丹記洛陽於牡丹不名而直曰花以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品曰姚黄曰魏紫曰細葉壽安曰鞓紅曰牛家黄曰潛溪緋曰左紫曰獻來紅曰葉底紫曰鶴翎紅曰添色紅曰倒暈檀心曰朱砂紅曰九蘂真珠曰延州紅曰多葉紫曰麤葉壽安曰丹州

紅曰蓮花萼曰百兩金曰鹿胎花曰甘草黄曰一擫紅曰玉板白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其進自留守李迪始花不接不佳其接以社後重陽前花木去地五七寸截之乃接封以堆蒻葉作菴罩之南向留小户達氣至春乃去此接花法也種花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片和之以殺蟲之食根者此種花法也澆花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一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

澆花法也花每生每去其小者止留一二朶花落即剪其枝勿容結子春初去蒻菴即護以棘使氣暖此養花法也

讀李翺文謂韓愈嘗有賦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翺為幽懷賦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為憂然公益有感之言也

論尹師魯墓誌謂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述

其學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愚意文簡有法各隨其宜豈必春秋通知古今各隨其分豈必孔孟未聞文王謚文而孔文子不可謂之文也公與師魯平生交而故為譏貶何哉俄又云然在師魯猶為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後可當孔孟然後可當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馳也

書荔枝譜後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二者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

跋學士院題名云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禄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惟學士也項俾參政却思玉堂如在天上

題青州山齋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己有

程文

斵雕為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罍去山雲表厄鐏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罍古

人制度非漢人之所斵雕且斵雕者史臣形容反樸之意然爾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破題即云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然則歐公初年其學亦自黄老來也

易童子問

不赦者良醫之鍼石赦者奔馬之委轡出策問

公自述其見也然世有伊川傳矣至繫辭則謂與文言

說卦皆非聖人

內制

自序近體不可言文章其論高矣繼言集錄以備退閒檢視嘆士大夫之盛衰幾於世俗之論殊無謂也

表狀啟

謝宣召入翰林狀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

乞出表狀多忿蔣之奇彭永思之攻己詆斥語多不平繼乞根究飛語之所從來事卒得直二人貶而公亦出

乞出表退止一辭今臣三請云云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窮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强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歸○又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者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

憂亦容辭仕。又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顔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必也處之無愧然後得以為榮

上胥學士意啓等皆少年之作一句一故事非晚年明白言意者比

回李舍人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

奏議

論麟州事宜謂有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非王吉不可苟善守則世任之愚謂此古要荒之法而我太祖禦西北邊之故智也安邊之策莫此為上　河東一路實收錢自足支遣乞罷鑄鐵錢毋誘民犯死。河東縁邊地禁不耕而仰糴北界陳四害乞耕禁地。契丹劉三掇自向化南歸陳可納者五

上時宰書論河北地産謂東負大海鹽税弛以利民西有高山産寶又官禁不取惟有平地可耕者又少所助不過酒税而用度無常及用不足則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疲民號為變轉爾惟官減費移有無尚可裨萬一

論韓范杜富相繼罷黜小人必譏為朋黨專權者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皆因仲淹等出外欺妄攻擊

論契丹侵銀坊冶谷地界乃為元昊所敗慮我乗虛必
解仇復合此將來之患不可不憂
薦王安石呂公著充諫官
論罷修奉先寺等謂紀綱隳頹未能整緝而務修祠廟
託名祖宗張大事體要所歸止為小人圖利睦親宅
神御殿於禮不宜乞寢罷慶基殿只令三司整補不
理勞績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
乞不幸温成廟

論陳執中不學無識乞罷相論狄青得軍情有訛言乞罷樞使皆極言無隱如指斥已死之姦此時公為法從非居言職也而言若此可謂無負論思之選矣嗚呼執中不以官職為房奩物狄青不以智高難辨之誤欺朝廷自今觀之皆庶幾大臣之事者而公與同朝畧不少恕後世具位之臣豈復有執中狄青之比而稱功頌德者同然一辭亦果何哉

第四卷三狀並論修河謂故道淤高水不然行故決惟

當順導防捍之李仲昌小人主修六塔河之說不可

用

水災疏乞立皇嗣去狄青用五行傳簡宗廟則水為災

及水陰類武臣亦陰類為說○再論水災乞用包拯

張瓌呂公著王安石并乞安撫京東西及住上供米

救兩浙旱

論賈昌朝除樞密劉子謂聽言在先察毀譽之人○陛

下用昌朝雖斷自聖心亦左右積漸稱譽之力此語

極道得婉而切

第六卷乞編學士院制詔須朝廷降指揮所貴久遠遵

行

論鄜皇后影殿説内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僥求恩賞

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

論選皇子説兗國公主既出降今誰與語言可承顔色

此善於乘機之論也

封回梁舉直内降論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

下之過於中外此罪重於元祀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

議學狀云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愚謂此天下名言也觀近世徐霖輩可見

論日歷狀元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又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今乞並考驗事實及乞更不進本

許懷德不進第二讓官表歐公再論之不怒
乞定兩制員數謂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
論包拯連逐三司使張方平宋祈代其位蹊田奪牛豈
得無過整冠納履當避可疑拯雖本無心而今後言
事者不為人信諫諍之效因拯而壞為朝廷惜
論舊納茶稅今變租錢其害五
論均稅希旨額外生數乞罷均
論臺諫官唐介等早牵復謂方今諫人主易論大臣難

介等因言大臣得罪不悔王陶因韓絳薦舉與絳爭

議徇公滅私乞召還介等

薦布衣劉羲叟蘇洵陳烈舉胡瑗居太學梅堯臣充直

講蘇軾應制科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劉攽呂惠

卿充館職乞與尹洙孫子構一官皆汲汲人材忠厚

盛心也蘇洵舉詞謂履行淳固淳字似未切或者學

雖縱横而操履自正謂惠卿端雅豈其初年心術未

露亦飭躬盜名者耶

辭侍讀謂學士相承多兼此職云學士俸薄朝恩添請
官以人輕一至於此其再辭謂既已陳述若不踐言
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為矯偽
之人
辭給事中謂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
乞洪州凡上七劄拳拳以乞便營緝墳墓爲言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
聖躬康裕乞許臣寮上殿

水入大社乞專大臣充修大社大稷使

契丹求御容既已許之不可中止

祀儀十七祭並乞據開寳通禮自外而内

乞禁舉人懐挾

論西班之濫　干求内降人乞加本罪二等

乞相度權住所開孟陽新河謂所掘墳墓骨殖子孫環守號慟其甚貧者用火燒焚是中原風俗皆以焚骨爲痛今鎮江一帶望近淮鄉已無火化者以火化其

親惟浙間數郡愚民耳○又云所開新河入白溝河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保舉人行止乞指定乞館職官用崇文總目將見缺書於三館取索校定

乞罷放燈

禁雕文字

學士院舉臺官只獨員不肯隨衆同舉

舉丁寳臣因遭儂賊事停官也

馬政劄子云唐世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今河東嵐石間及汾河之側乃唐樓煩監地又狀只據見在草地打量已為民間侵耕地上更不根究

論逐路取人劄子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若逐路分取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

乞獎用孫沔謂慶歷罷兵二十餘年經用舊人惟孫沔

在

言西邊事宜謂祚諒必叛今人謀武備非慶歷時恬不

知兵之比當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移前日所擾我

者擾之

論館職兩制謂取士之失在先材能而後儒學先吏事

而後文章愚謂儒學非止館職文章之謂或者公之

門庭然歟

翰林學士為内制中書舍人知制誥為外制并雜學士
待制通為兩制
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歳月疇勞
論青苗兩劄有曰田野之民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
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又曰夏料
錢春中俵散青黄不接以為濟惠尚有説焉秋料於
五月俵散正是蠶麥登熟何名濟闕直放債取利爾
乞散錢不取息乞秋料罷而不散此簡切語也

辭吏侍三劄英宗踐祚恩也乞出共七劄主濮議爲呂誨諸人所攻也謝手詔兩劄蒙宣諭復留也乞出劄辨臺官所論陰醜事也乞致仕劄既得請守亳因以疾辭也上殿劄明司馬公乞立英宗不自言功也

辭青州劄自亳州得除也辭兵部尚書劄領青州而辭其所除官也乞青州劄既到青州一年後也辭太原府劄自青州易鎮時也乞致仕劄到太原申前請也

次劉援太宗時太常少卿孔承恭年六十一致仕自是歸老潁上而奏議終矣

奏事録

記仁宗四十年不御爐不揮扇至嘉祐八年設爐火而上益不豫

濮議

歐陽晚年之鬱鬱者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謗及陰私者激於公主濮議之力也而公之主濮議深若至集

為濮議者四卷錄其次第又設為或問以發明之然
滔滔數萬言皆以禮記為所生父母降服一語為未
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
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
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為人之後以生我
者為父母已為人之後以命我者為父母立言者於
既命之後而指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
必其人同此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

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又非可常
人比耶

崇文總目

易類易三家田何焦贑費直也田何傳施孟梁丘最盛
至後漢陳元鄭衆康成傳費易而田易亡及王弼為
注亦用卦彖相離之經其傳至今
書類伏生所傳為今文尚書孔恵所藏屋壁安國所定
者號古文尚書陳隋間孔傳獨行晉梅賾以伏生舜

典足其篇唐孝明不喜隷古更今文行於世

詩類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與河間毛公號四詩平帝時毛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皆毛學

禮類漢興禮出淹中后蒼戴諸儒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

樂類樂之沿革惟見史志

春秋類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自漢惟三家盛行

于役志

貶夷陵時行程也

歸田録

太祖初幸相國寺僧録賛寧奏見在佛不拜過去佛故至今焚香不拜

李庶幾在餅肆中一餅熟成一韻太宗聞之大怒故孫何為第一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問馮新靴價馮舉左足曰九百

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

舊制侍衞親軍與殿前分兩司自侍衞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而馬與步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為三衙

仁宗至和二年不豫兩府至寢閤問聖體見用漆唾盂素甆盞藥衾褥皆黃紬色皆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

内中舊有玉石三清像在真遊殿而大内火遷玉清玉

清火遷洞真洞真火遷上清上清火遷景靈景靈懼

亟遷迎祥池水心殿都人謂之行火真君

觀文殿是隋煬帝殿名

張齊賢體肥大飲食至一大桶晏元獻清瘦如削筯卷

半餅食之元獻幕客王琪骨立張亢肥大琪謂亢牛

亢謂琪猴琪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

琪望月叫三聲

湯餅唐謂之不托晉束晳餅賦已有饅頭之稱

淮南糟蟹一器數十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沙愚頃見吳司戶良弼云蟹掩入椒一粒不沙樓稅院瑛云蟹以夜糟不沙併記於此歐公又載翡翠盞屑金又犀解為小塊紙裹寘懷中待熱急擣應手如粉

澎浪磯訛為彭郎小孤山訛為小姑而謂彭郎為小姑之壻小姑立廟封聖母愚往歲聞平江村落有伍子胥廟訛為姊夫杜拾遺訛為十姨亦塑女形而村民

為併廟云嫁姊夫世所謂神類此者衆

詩話國朝詩僧九人進士許洞會之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

筆說

老氏說謂老氏比諸子為簡要愚觀老氏首言道可道非常道又曰可道非道是首破天下萬世常行之理而後來之蕩空者皆從而衍之也又謂其覈見人情

尤精思觀其翕張予奪皆揣摩之術也又謂其治人之術為至愚觀其卑退不爭又鉤致之術也公之譽老氏者三說似皆可疑

富貴貧賤說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者其庶幾乎愚謂此公涉世之言

鐘莛說聲在木乎在銅乎果在空器之中乎愚謂此禪家風旛之說也兩物相應造化自然初無可議

學書靜中至樂說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

有益者君子也愚按寓於有益主學書也君子則自謂也而又有羨於至人則老莊之說先入為主也夫至人者莊子創為戲言以薄聖人非果有其人也至人之次為真人其後有秦始皇魏大武嘗實其名而至人則至今未聞也何羨之有

菊說家菊性涼味甘野菊性熱味苦

道無常名說謂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此不可曉愚恐道流行於萬物間非別為一物在萬物之上也

試筆

琴枕說老莊之徒多萬物以盡人情信有心也哉愚不知何說

王文康公戒子弟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

佛書數十萬言可數談而盡愚謂此名言也佛書初無可言多作提頭敷衍耳

樂府

皆艷詞也

集古録

多收墟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自後漢以來公卿之門生故吏始立碑頌德以伸感慕至唐而子孫立碑

苟有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出於李斯亦然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

今法帖有漢章帝百餘字有海醎河淡之類

吳季子墓銘世傳孔子書按孔子未嘗至吳開元殷仲容摸搨以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

碑者石柱耳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同柱石不宜謂之碑文元稹稱修桐柏宮碑甚無謂也

漢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者綬也金銀乃其印章綬所以繫印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有隨身魚袋

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服紫衣而佩金魚耳

李德裕立茅山三像老君孔子尹真人而自號上清玄

都大洞三景弟子

今之使額皆唐宦者之職

社稷壇制見唐遷新禮記

何仙姑衡州人晚年黑瘦一衰媪

佛之徒曰無生者畏死也老之徒曰不死者貪生也死

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苟免貪者不可苟得

附録

祭歐公文○荆公東坡者極可觀吳充為行狀韓魏公為誌銘皆與實蘇轍為神道碑不及也諭孔子文不在兹乎而敘及漢唐文字殊未安語亦有未安處如云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又云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不明言得者何事云歷七郡守歷七郡可矣既曰歷又曰守似贅豈刋本誤耶史傳凡四後二傳文方簡明

事迹。公之子發等所述公平生之行事備焉凡傳誌皆取此其載唐書成公不肯看詳列傳宋公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未有也愚謂宋公文谥語若歐公不欲分受後世之譏耳宋公感之盖自知其文之不合於歐公也

神清洞。謝絳遊嵩山見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疑古者辭自成文

公之子棐知襄州曽布執政其婦凡魏泰來居襄古公

私田園棐抑之坐貶後入黨籍

歐公年譜

公吉州永豐人綿州推官名觀之子四歲而孤隨母鄭依其舅家於隨年十歲借書李氏得昌黎文於敝篋中乞得之力學焉二十歲自隨州薦名禮部二十四歲當天聖八年以再薦魁禮部三十歲責司諫高若訥不救范文正坐貶夷陵令年三十四范公起為陝西經畧辟公掌書記不就三十七知諫院三十八使河東四言麟

州不可廢又使河北救降卒幾被殺者二千人三十九坐孤甥張氏置產事出知滁州四十二知揚州四十三移潁州樂西湖之勝將卜居四十四知應天州四十六丁母憂歸潁州明年歸葬母吉州冬復還居潁四十八為翰林學士兼史館明年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出使契丹五十一知貢舉五十二知開封府五十三充御試詳定官五十四拜樞密副使又明年參知政事五十七輔英宗即位年六十爭濮議明年去國六十二知青州始

令長子發築室於潁六十四乞知壽州更號六一居士明年致仕年六十六薨

唐文三變至韓文公方能盡掃八代之衰追配六經之作嗚呼亦難哉文公没未幾俳語之習已復如舊天下事創之難而傳之尤不易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葢往往而然矣歐陽公起十歲孤童得文公遺文六卷於李氏敝簏酷好而疾趨之能使古文粲然復興今垂三百年如公尚存時非有

卓絶之資超絶前古疇克至此迹其文詞盎温而
自然暢達夫豈人力之所可强宋興百年元氣胥
會鍾之異人固應然爾蘇文忠公繼生是時公實
奬掖而與之俱歐陽公之摸寫事情使人宛然如
見蘇公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
矣然蘇公以公繼韓文公上達孔孟謂即孔子之
所謂斯文此則其一門之授受所見然耳公雖亦
闢異端而不免歸尊老氏思慕至人辨繫辭非聖

人之言謂嬴秦當繼三代之統視韓文公原道原性等作已恐不同況孔子之所謂斯文者又非言語文字之云乎故求義理者必於伊洛言文章者必於歐蘇盛哉我朝諸儒輩出學者惟其所之焉特不必指此為彼爾

黃氏日抄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孔繼峯

黄氏日抄巻六十一

讀文集四

蘇文

詩

土苴作平聲押當考又噫去聲本飽氣作嘆息用亦當考按莊子土苴以治天下指糞草也當作上聲若平聲則別有義矣大塊噫氣非嘆息當作平聲若去聲

亦別有文義
徑山道中詩聽瑩本上聲感也作去聲押則義訓為淨
榜與謗同音本作榜進船也此詩跨涉四五韻不相
通者前輩只取聲韻相近則協而易讀不可以近世
之程文用韻律之也
清齋二字出七卷惜花篇　逢沓於潛女大銀櫛之名
也　罷亞二字稻之態非作稻名也登玲瓏山詩翠
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又答任師中家漢

公詩罷亞百頃稻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

次韻沈長官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糠覈怪君肥又十卷中有次韻王鞏泛舟詩沈君清瘦不勝衣邊老便便帶十圍皆肥瘦之對

次韻曹輔從來佳茗似佳人此句恰與若把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次韻毛滂芋火對懶殘懶字是作閑字讀俗只用嬾字

論

論八首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不曲盡其妙如化工之賦形萬物至論孔子從先進謂先進為仕進之初論正統不過虛名篡弒者與聖人同稱而無害而反斥章子貶曹魏之非恐亦文人之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旨萬世之通言也念中庸之不可能固如此哉

策問

謂職官令録與郡守四者為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

者之所盤桓而無聊此從世輕外之弊也謂郡縣皆土木之像而像安出與南軒記灕江堯山之詞合謂土木之像巍然於上而籩豆簠簋俯伏以就與晦翁席地以祠夫子之說合謂漢因秦制不害為漢唐因隋制不害為唐又況積安不事於改此當坡老晚年變王氏紛更之弊而言與其所上萬年書論新法者合然少年策略等說因過於革今其為說亦恐微過於因惟聖人通其變之說為無弊歟

雜文

明正謂自悲者為慼謂人之無與而不悲者為正善於曉人者也然人情亦安能無悲若頑不之恤又非人情殆類異端之說恐亦未得以為正也

稼說論厚積薄發自喻論道之難見蓋為不務學者戒也

問養生曰和曰安察物之精自得之趣也

虎畏不懼已者其證有三似有此理

謂六一翁均五物為一歐陽子不免寓情於物然亦人之情蘇子廣之以齊物之説則莊老之學未必歐陽命名之本心也

湯泉七惟驪山居勝絶而坐明皇之累以為抱器適用不擇所處之戒蓋借以警世爾

字同義異可破世俗以經解經之弊

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顔魯公畫至於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東坡博學高

識知味之言然大要引三君子以重道子

叙說

謂牡丹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形容精矣然猶以宋廣平鐵心石腸賦梅花自解而身為之記巧佞之惑人雖明知者不免歟

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揚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此特為晁補之發揚前人之幽光耳司馬公無後蔽賢盜名者耶雖然公之言不害其警世

叙顔晃繹詩論精實而無枝詞以及世變叙王定國詩
論流落而無怨誹以原古始議論關涉論詩者可觀
也
聖散子治一切傷寒
叙田表聖奏議憂治世危明主之說極高歸之二宗之
聖尤髙以賈太傅為比以待來者舉行意味殊深長
矣
孔北海英才孔明王佐張安道崖絶重臣也蘇子引二

人以叙張之文以其皆不求以文鳴非以其人若是班也引伊尹太公管樂淮隂諸葛證范文正公以事業之素定於畎畒材品雖不同文正真無愧古人者也引孔孟昌黎證歐陽子以斯文之可以扶世變然歐陽子闢異端追古作真與昌黎等推而達之孔孟之斯文尚有濂洛在且非此之謂文也其末也復斷自韓愈以下雜引陸贄李白為比而不復言孔孟豈蘇子雖推本孔孟借以張大之而其劑量則固自有

在耶

字楊薦以尊已俾自愛重而毋恃聰明後學所當深味

與妄自尊大為尊者其説正相南北

表狀

徐州賀河平一聯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此與散文無異不過言理但取其齊比易讀蓋表啓本如此

表啓

賀坤成節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飢民此類皆說理不求工於文近世表啓文雖工而理缺矣二十七卷啓三十首皆散文之句語相似而便於讀耳陸宣公奏議體也

書

上韓太尉謂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正道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寛長者而不可犯以非義

上富丞相書謂明公勇冠天下仁及百世天下士不可進說也衞武九十有五猶日箴戒於國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無棄卓越狡悍者

上曾丞相書謂鬻千金之璧者不於肆坐五達之衢吸吸自以為希世之珍則其所鬻者可知矣愚謂此真善喻而相天下士莫此為切也何近世士大夫鑽剌其門者為上賔而靖退自將者略不過而問耶嗚呼此千金之璧不可得而見珍其所珍非吾之所謂珍

也

上兩制書言任法好名之弊

上劉侍讀書言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愚謂人才以氣為主此論得之又言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愚謂此主論之過幾於偏矣氣者人之所得以生才者足以有為之名人皆可與為善是為天之降才亦以其有為故謂之氣推此以為天下國家皆以才名之氣養以直則所發剛大故人才以

氣為主其實成天下之事者才也遂吾身之才者氣也才氣雖異名二之亦不可令以才為敗是見才於流弊而不見才於本原見才於後世而不見才於古人也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議以官榷與民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寛大閒暇久長之政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皆更數赦而曹吏不許

答安師孟書云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以其

既第也

上韓丞相論災傷云重復撿按則飢民索之溝壑間矣

論均稅云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用一切之法而民

怨始有所歸矣又云某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

不流涕也又云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

終不能禁

上文侍中論捕盜賞輕

上文侍中論榷鹽謂禍莫大於作始

答舒煥黄魯直以下諸書皆道情契不及國事

與秦太虚書説在黄州挂錢梁上日用百五十錢之法武昌山水佳絶食物多賤人情相與之樂善處困者也

答李琮問王天常論叛蠻乞弟事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經畫如趙充國之於先零鄧訓之征羌及月支胡李固援益州刺史張喬破滅叛羌倒舉祝良張喬平交趾而不遣兵皆磨以歲

月萬全之舉也初漢永和中遣中郎將尹就討叛羌益州諺曰敵來尚可尹來殺我遣兵之擾如此可不謹哉

與朱鄂州書論養子不舉之事甚悉

記

凌虛臺記末句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其論甚高其文尤妙終篇收拾盡在此句而意在言外諷詠不盡昔王師席所謂文之韻者此類

中和勝相院記言佛之難成勞苦卑辱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𠞰其患專取其利治其荒唐之説務為不可知愚謂作院記如此斯忠於佛者矣

墨君堂記謂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論竹至此斯不玩物矣

墨妙亭記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真理到之言可以發明孟子不立巖牆之説

錢塘六井唐李長源所作清湖中相國井其西為西井

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錢塘縣治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沈文通絶河而至美俗坊為南井其疏湧金池為上中下則熙寧五年陳述古

大悲閣記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游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

超然臺記謂物皆可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無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雩泉記謂吁嗟以求雨而神應之吁嗟其所不獲而吏弗應為媿於神愚謂此反已之至而求神之本也吾平時哀吾民之吁嗟神其有不一旦哀吾之吁嗟者乎

醉白堂記反覆將白樂天韓魏公參錯相形而終之以取名也廉之說尊韓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蓋公堂記喻人以氣為主食為輔而病藥之過以明蕭曹收民於百戰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善乎其揚

蓋公之清淨也繁文之弊至今極矣其禍民殆不滅百戰嗚呼安得如蓋公之説而一洗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謂昔見書之難而今有書不讀

寶繪堂記論古之嗜書畫有害其國凶其身者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

滕縣公堂記謂宫室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此論亦居官者所當深察也

思堂記特主無思之說愚謂心之官則思自古未聞無思之說天下何思何慮言理有自然不待思者也不思而得言德盛仁熟不必思者也如朋從爾思思而不學之類則戒人之過於思也思不可無也東坡才高識敏事既立就而又習用道家之說以愛惜精神為心故㺯言無思非孔孟教人意也自得之趣不可以訓者也

石氏畫苑記予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

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安用見鬼此說正合愚素心欲宣之言而莫能者敬書以破世俗嗜畫之癖

碑

李太白碑陰記東坡奇才逸筆簸弄千古甚至武王不見恕而李太白之失節孔北海之無成獨拳拳痛惜抆拭而大書之蓋其平生備歷危難萬變不懾專以

氣為主二子亦負其竒氣而不幸者神交千載共一太息也

表忠觀碑先王之志我則行之匪私于錢惟以勸忠此等識髙理到發明精切錢王功德真有如東坡所言者非過也歐陽公作五代史反加譏詆雖頌言其美史責其全不可例論然唐末五代天下肝腦塗地獨錢氏全護百萬生靈之命若無事時越百年未甞失臣節而例以僭亂之儔畧無旌别於其間不已宼乎

征賦之重當是小國事大外治軍旅戰爭之世賦其財而全其生有不容不然者此豈可以承平事責之哉我有宋混一而後可以薄賦此昔太祖救民之功所以為大矣

宸奎閣碑論懷璉指佛之妙與孔老合者欲以𢈔仁宗此論恐當於本原上觀若徒以言之偶合者則東坡嘗謂六經字同義異不可牽據矣何乃不充其類耶

賜龍腦鉢盂對使者焚之而用瓦鐵此則璉能自守

其法然辭之則可焚之者慢上以取名也理亦未安

○函胡二字出石鐘山記

傳

陳希亮公弼傳公平生不肯為墓誌而自輯公弼之遺事為之傳公弼之剛勁敏決有大過人者然學公弼不成吾恐其為郅都之流道德之味無餘也讀是傳者又不可不內自省方山子傳則公弼之幼子名慥官不及而以乃父遺風放浪山澤者耳非蘇子之善

形容一介之豪何以垂名後世耶

青詞祝文

青詞祝文皆以情與神語

行狀

温公德業三王佐坡老文章萬古竒凛凛遺編生氣在史遷而下固無之

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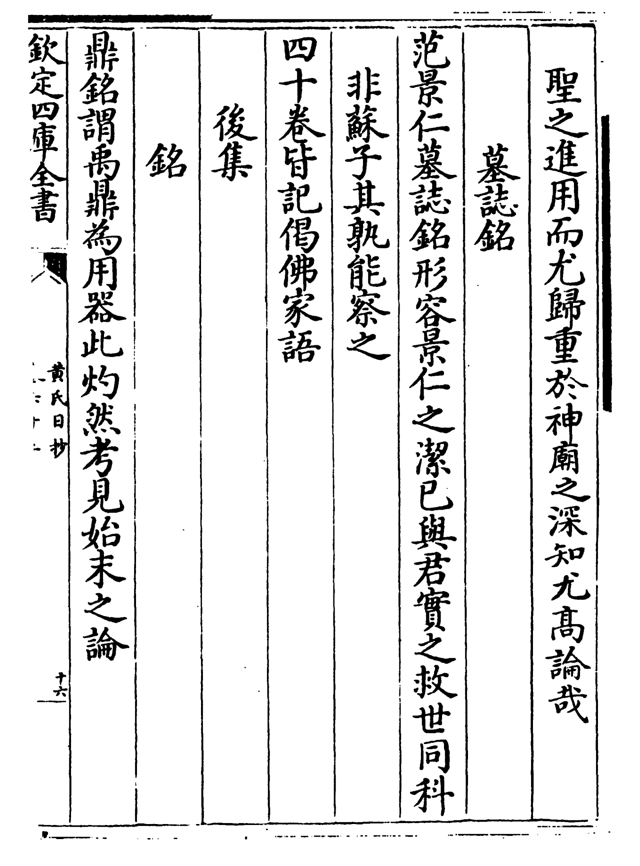
富鄭公神道碑以公使敵比萊公澶淵之功為多宋興

百年安靖二公之力偉論也

趙清獻公神道碑謂在官守不專於寛在言責不專於直善觀人者

温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比者何哉嗚呼事蓋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爭新法不便辭樞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悲其身之退者為何如一旦值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所欲相而相之凡天下之所

善於安石者一洗而盡人心之鬱於久望而決於一遂者為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頃而俄薨背於三月之遽人心之伸於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何如嗚呼温公之得人心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之佐始終與天下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況相臣乎蘇子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地其論高矣公之事業不於安石欺神廟之日而伸於二聖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於二



聖之進用而尤歸重於神廟之深知尤高論哉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形容景仁之潔巳與君實之救世同科

非蘇子其孰能察之

四十卷皆記倡佛家語

後集

銘

鼎銘謂禹鼎爲用器此灼然考見始末之論

雜文

外曾祖程公逸事直寃獄報應可為世訓

剛說辨太剛則折云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此論甚壯

續養生論載鈆虎汞龍之說

策

擬策剴切而忠厚蓋東坡晚年閱變既深之文

志林

蘇子謂武王非聖人孔子所不敢言也謂孔氏之家法孟軻始亂之儒者所不忍言也謂荀文若為聖人之徒自昔立議論者無此言也於武王孟子何損於荀文若何益獨可為蘇子惜耳

謂周之東遷為一敗而鬻田宅歴舉避寇遷都未有不亡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為證可為萬世明戒矣我朝當陽九之厄所失纔河北三數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黄諆擁駕而南宗忠簡二十五疏力請還京而不

見聽忠簡憂死中原始失可不痛哉

謂秦遠交近攻以次取齊為巧空國以舉楚為拙雖涉權術亦名言也

謂秦罷侯置守為時所趨可矣以柳宗元之論為萬世法恐主之已甚也昔五帝三王以威德為天下共主而聽其人之自治秦始力戰而兼有之尺布斗粟皆輸王府矣顧以帝王為私秦為公孰公孰私耶

論揚雄譏子胥種蠡為兒童之見愚謂雄譏種蠡不强

諫則過矣子胥以楚臣子而鞭荊王尸籍館之事是預弑逆之謀也譏之未為過又以論商鞅弘羊之功為史遷大罪此固有感之言然亦足為萬世警

增勸羽立義帝使為楚謀歟事成將置羽何地為羽謀歟又將置義帝何地故羽欲成事勢不得不殺義帝既殺義帝則身犯弑逆之名勢不得不亡增之拙謀莫此為甚而蘇子以論增之功既誤矣增實事羽為君義帝不過增所假設以欺人者乃謂增與羽比肩

而事義帝力能誅羽則誅之何哉

論春秋戰國之士為天民之秀傑而失職者善觀世變

作亦足以見東坡胸次宏濶足以包容天下之士

然戰國世變難以常論而士之淪胥其間往往多盜

賊小人之為若盡以為天民之秀傑則恐大過顧天

下紛擾政教莫施士隨時以自媒亦難以當世事責

之耳

古有攝主秦漢以來以母后攝此論甚精足以破歐陽

子隱公非攝之說

鄭子華論備載不以疑忌殺人者為威德事其說甚厚有補將來

表狀劄子

謝除兩職兼禮部尚書表說講學事老成忠切極可玩

啓

楊州到任啓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警語也

書

杭州上執政两書楊州上吕相書論災傷民事婉切動人愚謂古今善言天下事如賈誼之宏濶陸宣公之的切蘇子瞻之暢達皆間世人豪天佑人之國家而篤生者也

答謝孝廉一書論辭達之説謂揚雄以艱深文淺易太玄法言皆琱蟲者而徒費於辭

答劉沔書譏文選

記碑

通惠泉記謂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

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文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墓誌神道碑

文定公遠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國之重臣矣而蘇子之銘公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然則公之所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之士盖亦知

所用力之地矣

滕元發墓誌銘王子立墓誌銘寶月師陸道士墓誌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碑首論我朝以仁為家法一時卿相大臣含垢匿瑕氣象使人為之鄙吝消釋就館漣水以鄧餘慶不法而去之已足占其平生所到及身為漣水捐公帑之利歲免殺魚十餘萬此其一念之仁又如何哉

釋教

東坡為儒者言論天下事明白如見為佛者言談苦空法宛轉無窮惟以儒證佛則不可曉如南華長老題名記援子思孟子之類是也

奏議

東坡平日議論多雜佛老獨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可不謂忠於告君者哉

買燈狀內帑所儲孰非民力最為警策語

上皇帝書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事忠厚婉切東坡

平生喜功之念於是一掃於懲戒王安石新法之餘矣再書尤極痛快如曰是非邪正兩言而足豈有别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此論痛快犁然當心不特朝廷行事為然人生一舉動以上皆可反觀矣

京東除盜狀欲櫂免三百斤以下鹽稅庶幾盡亦反其本者不疾惡於末流之弊而已也

徐州上皇帝書及山川形勝久長大計區區於簿書期

會之間者可以觀矣

乞醫病囚狀具載治平手詔熙寧劄子折衷其說毋坐

獄官罪而課醫病者功罪

在登州日乞還水軍以禦戎乞罷榷鹽以弭盜

給田募役狀乞毋取役法寬剩錢而陳差役五利二弊

條合行十二事

乞免給散青苗錢斛狀有云農家量入為出縮衣節食

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廣何所不至不可設

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以萬乘君父之尊而負放債取利之謗皆痛切之言也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謂天子法天無言而治大事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漢以下為制誥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今一事一詔褻慢王言莫此為甚願重惜王言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敬應

辨館職策問第二首備述與温公爭役法事

論鬼章凡四狀謂阿里骨董氊賊臣僞書求立執政不審輕授節鉞而鬼章叛今雖得鬼章不足輒賀亦不可輕殺當其與温溪心共討阿里骨所謂以夷狄攻又且乞戒邊吏毋擾郡縣諸羌之地使兵連無窮可謂精密之見矣

葉祖洽狀元也初考官定第三等覆考官定第五等時東坡為編排官亦奏乞黜落然則一日之長定於風簾燭影片時之下特寄於幸不幸耳科甲何足以論

天下士哉

知貢舉備奏巡鋪內臣摧辱舉子而巡鋪始於練亨父為試官凌忽致喧鬨而然欲立法羅織舉人者罰之

諭恩榜得官貪冒者衆經明行修請記者衆並行廢罷科甲舊出聖意今著定令則非矣

富弼毋在殯仁宗罷春燕

災沴狀說容芘小人極切

周種乞用安石配享神廟東坡悔舉自劾力言小人

不可復縱之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惟恐養士之不廣近世為師儒官屑屑然惟務限節士子者可以觀矣

捉顏益顏章禁勘而人户並納好絹得禁戢之要領也

乞度牒脩廨宇狀云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皆務創新不肯脩舊旨哉言乎足以窮官廨朽壞之原矣

論高麗進奉狀得光武閉玉關之意相如張騫輩小人

生事夷狄以弊中國者當愧死地下也

論役法狀辨差役雇役利害明白

奏西湖不可廢五事及申省六條既開葑以復湖復閘江潮不得入鹽橋河而引湖水入清湖河者凡五道以相灌輸可為杭州萬世功矣

奏户部勾取度牒狀云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

應詔論四事狀有云民之疾苦州縣官日夜殘傷其肌

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斂怨而了無絲毫
上助國用某人市易户抵當積欠鹽錢產業當酒揀
下絹賒欠錢數目雖多皆是空文放之則損虛名而
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三五年後勢窮理
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
奏浙西災傷預於七月起請乞準來年賑濟其貼黃有
云豐熟不須先知人又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
言旨哉言乎東坡陳乞痛快警切往往類此至云如

所司以謂不須準備即令各具保明結罪此則東坡之智所以防人之罔奏者也

乞禁商旅通外國狀備載慶歷以後編勅而許聽蕃國商販自元豐八年始

相度準備賑濟狀云所乞數目雖廣而所損錢數不多若待饑饉已成然後埀救則所費十倍無救於事凡四狀第四狀云開春纔見米價增長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墳廟拳拳忠厚之意見於言

外

奏開石門河以避浮山嶮用侯臨之策也奏鑿吳江以

疏太湖之溢繳單鍔之書也集衆義以利無窮用心

之廣大如此

乞郡兩劄平生出處莫詳焉惜其氣之未平耳

單鍔論吳中水利大略謂譬之一身五堰則首也荆溪

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

則脉絡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五堰以上受宣歙池陽九江之水使入蕪湖百瀆在宜興今存者四十九條自西堰之下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以入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而隨橋谼開茭蘆為港走水

奏聞釋狀撿會編勑諸興販㪷斛雖遇災傷官司不得

禁止

乞僃賑濟狀常平錢米只許糶糴以平市價全活自衆若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本錢日耗乞立法不得支用

汝陰尉李直方捕盜乞酬賞

論理積欠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户水旱不肯放税例皆拖欠兩税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明堂赦放非獨失信於

上帝所在轉運提刑皆以摧欠為先務不復以卹民為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轉運司隔州差官覆按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　鬼腊出再論積欠劄子

論綱稍欠折狀載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至杜侍御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吳堯卿又勘會每船物料估給無復寬剩船始敗壞而餽運不繼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

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今糧綱欠折因點檢收

稅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今朝廷失陷綱運米

三十萬石

乞罷稅務賞格謂人人務為刻薄以希歲終之賞

乞罷宿州修城謂妨墳墓六千九百所乞免五穀力勝

稅錢謂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

奏內中車子爭道謂女不當與齋祠

論高麗買書利害謂東平王子求書漢大臣不予晉韓

起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不許今若許買則文書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害至大不可許

上圓丘合祭六議謂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分祀有三不可夏至不可舉大衆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神祇所素歆動則有吉凶禍福三也

乞改居喪婚娶條謂釋喪而婚鄰於禽犢

奏馬徹不可屏出學謂三學凡有進獻文字先經長貳

看詳可否甚非子産不毁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

上進陸贄奏議謂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才

不踈

詩賦論題備録上下全文始於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

日東坡奏請不掩其所不知也無書不記如東坡而

待士之寛如此已則淺學而阻難他人者可觀矣

赴定州以不得上殿朝辭遂上書勸處静觀動守安穏

萬全之策

謂戰兵尚不足於守謂保甲不可驅之於戰惟弓箭社人戶與強敵為鄰自守骨肉墳墓皆處必爭之地世世結髮與敵戰再狀乞修整此社時契丹已為達靼所叛

乞將陳損米乘饑年借貸上戶賑濟佃客愚恐借貸必有追償之擾以陳損而求易新利官害民矣

乞修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定州曲陽縣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歷叙神廟朝諸臣用兵次第薛

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師徒喪敗方且以敗為恥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瀘皆困弊腹心取無用之地以為功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死十六五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喜於一勝凱捷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

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其言哀痛切至真可為萬世人主好用兵人臣好生事者之戒

代滕甫論西夏書臣僚欲用兵西方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使部内陰求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皆召而勸獎

使以告捕自效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

呂誨記温公以後事無一言及家私惟云今朝廷事尚可救願公竭力

内制

安壽乞外郡不允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甘旨

繳文彦博呂公著免拜劄子禮經八十拜君命者一坐

再至謂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則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舅耋老無下拜謂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無明文馬燧延英不拜蓋臨時優禮我祖宗朝如吕端老病亦止臨時傳宣不拜○生擒鬼章奏告歸功於祖宗○批答文彦博乞致仕○奏帖吕公著吕大防范純仁制○端午帖○阿里骨詔茴授制○太后手詔裁減廕補○錫宴樂語

外制

王安石贈太傅制司馬公韓維三代封贈呂惠卿責授皆題之顯文暢者可法也

和陶詩

頴濵之序謂東坡責居儋耳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胷中謂子瞻甞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似皆非所宜言述東坡之論陶詩謂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則名言也

陶詩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真機自然直與天地上下同流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然憂患之餘有感於淵明之自適其適者意在言外不為詩發也君子讀其和詩而悲之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二句見第四卷和與殷晉安詩

淵明桃花源記叙武陵人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乃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特其地深阻與外

人間隔耳非有神異東坡載蜀青城老人村險遠不識鹽醬亦桃源之比仇池世稱福地而王欽臣嘗奉使過之有九十九泉萬山所環可避世如桃源然則世有增廣桃源之事為神仙者甚矣其好怪也使果神仙安有不知今為何世而待問漁人者乎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

其年少氣銳尚欲汛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然至義理之精微則當求之伊洛之書

黃氏日抄卷六十二